



## 天柱山

皖源仙境 诗画天柱

皖河人在感情上对“春”和“年”仿佛就有些异样。特别是对待“春”，好像春是一个不吉之物。在皖河边就流传着“打春”“赶春”“咬春”的说法。对于过年，乡亲们尽管也有类似的想法，但态度却虔诚得异乎寻常。“孩子望过年，大人望插田。”——皖河人说。

差不多从“腊八”开始，皖河人其实就开始张罗过年的事情了。河边的小镇上，先是出现了卖红灯笼的商贩，那些商贩们挑着堆成山的红灯笼招摇过市，将皖河两岸渲染出一片年的氛围。从此，皖河整个的腊月都被红灯笼映照得红彤彤、暖洋洋的。到了腊月二十三，每户人家肯定已将屋里积攒了一年的灰尘打扫干净。然后就放鞭炮、请灶神、过小年，一直忙到大年三十。到了那天，一般人家都已收拾停当，门上贴着红红的对联了。年夜，女人们忙着烧年夜饭，男人则显得有些清闲。最熬不住的当然是孩子们，他们东张西望的，嘴里嘀咕着：“年来了吗，年来了吗？”

“年到了河对岸呢！”河东的人说。

“年到了河东呢！”河西的人说。

于是孩子们都朝河的对岸巴望着。

果然，随着夜色的降临或者夹

杂一片片飞絮似的雪花，年就来到了。这时候皖河户户开门，家家亮灯。乡亲们开始放鞭炮，吃年夜饭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敬酒。有白酒，有红酒，即便平时不沾酒，这时也会喝上一两盅，恭敬地给长辈敬酒，又接受着下辈的祝福酒，一个个都喝得面红耳赤。说起话来舌头一大，嘴巴也豪迈了许多。“年”可是乡亲们最为爽气的时候啊！一年的辛劳，似乎好坏都要在这天兑现。日子过得富裕的人家，新一年又给了他们更上一层楼的希望，看到家里团团圆圆，就有点儿自豪和骄傲；日子过得不顺心的人家，就巴望着旧一年的晦气都随着这几杯酒下肚，被洗刷得干干净净，从新年里就开始扬眉吐气。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”。皖河人把“年”作为他们人生的一个计量单位，把日子做了一个小结，然后用红纸包些钱，塞给孩子，说是给他们压“岁”。

年，就这样洋溢着来到皖河的两岸。皖河两岸的乡亲们也把年过得非常精致、顺畅和通俗。皖河边出过一个叫张恨水的才子，对皖河的年曾有一番概括和描绘：

廿四风晴好晚天，  
家家坟上响千“边”。  
灯笼燃烛门前挂，  
迎接“先人”过小年。

黄豆打成瑞露浆，

# 皖河的年

徐迅

作来豆腐与“千张”。  
“茶干”咸菜冬蒜炒，  
淡酒三杯口味长。

门神对子与花笺，  
贴了高墙就过年。  
等待烧香齐下拜，  
先人接到在堂前。

年夜饭闲没事情，  
堂前赌博闹纷争。  
吾人只靠桥兜坐，  
闲话年成说到明。

村前正唱采茶歌，  
百副花灯未算多。  
狮子蚌精相对舞，  
一班刚到一班过。

放鞭炮、打豆腐、吃茶干（五香豆腐）、贴对子、打麻将、闹花灯……这是皖河人过年的全部内容了。现在皖河虽然随时代有了变化，但这种习俗至今没有改变。

有钱过年，无钱过闲。乡亲们说有钱人家那才是叫过年呢！而无钱的人家，过的不过是一时的清闲。这样的事引伸过来，皖河人家有的就会在大年三十那天早早地在门上贴上一副对联。这样就表明他家还有欠债，但债主看到对联，也就不好意思在年底讨债，以免双方都落得晦气——自然，皖河人也并不都是这样的。“有钱无钱，回家过年”才是他们对待过年的真正态度。

因此无论在皖河四乡做生意的人还是远离皖河的游子，在过年的时候，都会千里迢迢地朝着家赶，朝着年赶。近些年由于在外打工的人多，过年的时候，在镇上的邮局里就会听到一些乡亲对着电话筒大声地嚷着：“你回来！回家来！有钱无钱，回家过年。”这时，长辈们变得格外宽容和大气。

我也常常听到这种召唤——被年亲切地召唤，陪伴我的祖母和父母双亲在皖河过了好多好多“年”。甚而，我还为乡亲们足足写了十年的红对联。但自从离开皖河，我对于过年的情绪却越来越淡，那种劳动也越来越少了，这当然不是最主要的。因为皖河就有专门以写对联为生的乡亲，一到年关，他们就会在街头上出售这玩意儿，既方便又经济。我说的是回家过年，随便走走，我就突然发觉皖河人的脚步已变得匆匆。见到我，也仿佛“闰土”见到了“迅哥”，有些生分和隔膜。皖河的乡亲几乎连日带夜，连夜带日地玩起了麻将。和妻子，儿子走进年的皖河，我感觉儿子依然可以找到他同龄的伙伴嬉闹，妻子也能找到她的闺中女友，可是我呢？——故乡的麻将桌，四个人端坐得稳稳，早已没有了我的席位。

“闲话年成说到明”——我这样叹息着，浑身就沁出了一层冷汗。那令人怀念的浓浓的年味哪里去了？

## 过年

华真一

过年时湿冷湿冷的，也不下雪，没有地暖，只有火桶。火桶是我对外婆家过年时的印象。我很喜欢整个人埋在火桶里的感觉，周身放松，坐在木制的座椅上，享受冬日的一整个下午。看着电视里喜庆热闹无聊的节目，村庄上过年的人们来来往往，他们喊我的小名，摸我的脸，而我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年对于我来说，就应该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消费，即便有太阳，我也宁愿待在火桶里。

在大年三十的前两天，小县城的街道显得异常拥挤，喇叭声，叫卖声，寒暄声，还有争吵声，有些刺耳。回到家乡，回到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斗面子的地方，空间小了，可是，心和嘴都宽敞。那些大大小小挂着外地牌照的车，开起来有点不让人野，仿佛在说：你们看，我在外面过得很好。

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，我应该是不在家停留太长时间了。我不太喜欢过年时大人们之间的热闹。很多不大碰面的人会突然来拜访你，寒暄着尴尬着。因此我总在逃避，逃避年夜饭，逃避敬酒，逃避那些在我听来不走心的吉祥话，逃避转眼就将交换给别人的压岁钱。所有的一切在我眼中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表演。年的传说最初也只不过是一场驱赶怪物的仪式，我不明白后来的人们为何给它加入那么多专属于个体的情感。但是，如我爸爸一样守旧的人在这一天应该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存在感，他们嘴里冒出来一句句的漂亮话让人应接不暇，不论真心与否，他们总能在这一天与别人称兄道弟，顺便做些莫名其妙的约定。不就是个年吗，七天的假期，安安静静地陪陪家人，或者看自己喜欢的书，做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事，

有什么不好呢？何必要走来走去地把自己的生活展示给亲戚朋友……

我的表姐直接选择不回家过年。表姐是北京大学的博士，毕业后在一所大学教书。我外婆家所在的村子，中国千万小乡村中的一个，表姐即使作为村里的凤凰，一飞回，还是难逃一些东西。表姐在无数次考试中得到的那些荣耀忽然在乡村不值一提了，饱读诗书反而让她远离了乡村需要的一些时尚与荣光。

除去那些不愿意回来又不得不回来的人，还有一直留在这里的人，过年到底在谁的心里最有意义呢？是老人吧！奶奶会在过年前几天搬进我家，一家人嘘寒问暖，将她送上餐桌的首席。我的奶奶好友很多，去掉一年两百场以上的麻将，她还喜欢在外面吃快餐，目的是把时间省下来去陪伴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友。以友情为中心的老人在

### 天柱山的年味

生活中应该很少见吧，可奶奶确实这样，看起来真的丝毫不孤单。可能奶奶是为了减少儿女的负担故意隐藏自己的孤独，但在我眼里，奶奶在失去爷爷之后的日子里一直很坚强。年夜饭这一天，奶奶会将大伯给她的红包转交给我，再由我转交给我爸爸。大家真心祝愿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奶奶用那双做出了多少碟儿好吃的豆腐乳的手捏起酒杯，抿一小口，说：“你们发财。”奶奶看着年夜饭从年轻时的自己操办到任由儿女主持，应该会感慨一声逝者如斯吧！她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，只会用乡音叹几句不干不净的语句，类似于“搞么事搞，一晃我都八十了”。

一觉醒来就到了我的生日，我的生日是新年的第一天。爸爸早上七点半就会外出拜年，我和妈妈则留在家中恭候来我家拜年的人。我负责微笑和端茶送水，当然新年快乐是要说一下的。每每想起我的生日，我都会快速在脑袋里将它清空，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东西。还不如躺在火桶里睡一个长觉。